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三

道光二十年庚子七月辛亥杭州將軍奇明保奏竊等前於六月二十六日連接副都統長喜飛報以乍浦忽來夷船一隻兩相攻擊礮傷我兵須速撥兵赴援等一時激切隨帶官兵前往乍浦查辦旋於本月十三日接奉

上諭令等防守省城不可輕動等當即行知恆興於十五日由乍浦急回省城督率在城文武凡可以設法堵擊之處自必妥為備禦斷不敢輕舉妄動有乖大局至於鎮海現在情形自撫臣烏爾恭額提臣祝廷彪於六月十三日定海縣城失陷後聞該撫等飛調各鎮協暨撫標營兵齊理軍火

利器一面沈船排木塞絕鎮海要口沮其來路且加固守  
自係待調撥水陸弁兵厚集得有制勝之機方能議戰  
素知撫臣處事謹慎斷不肯輕舉妄動嗣因探知該逆夷  
又有續添船隻已經該撫臣提臣籌計必須與賊勢均力  
敵方能一鼓掃滅因鎮海水師較單擬請調撥閩粵水師  
來浙併力痛剿

奇明保又奏前於七月初一日趕抵乍浦會同長喜督  
率杭嘉湖道宋國經親詣天后宮西山礮臺以及西行汛  
一帶徧加履勘凡應審度機宜嚴密設備之處於初三日  
會摺奏報後即據該道督飭委員會同水師弁兵多加人

夫已將堆就泥土麻袋垛牆應加高培厚寬展者逐一如令堆妥初七等日撫臣烏爾恭額等續撥協防之湖州太湖營兵五百名先後亦皆到齊李與副都統長喜當令帶兵之副游都守等官擇其地勢扼要於礮臺迤東之唐家灣天后宮迤西之西行汛紮設營盤所有滿漢弁兵鄉勇均在附近地方分頭埋伏現在設備之形宛如長蛇之式自東至西約有六里餘設或夷船膽敢復來遙望我之軍威可使逆匪奪氣

諭軍機大臣等據奇明保奏遵旨馳回省城妥為防禦一摺並另片奏近日乍浦設備情形等語覽奏均悉杭州省城地方緊要

該將軍既回至省城。務須督率員弁。防範周密。不可輕舉妄動。過事張皇。其乍浦埋伏官兵鄉勇。自東至西。約有六里。軍威已壯。亦著該副都統等。嚴加防堵。毋少疏懈。儻該夷有乘駕小船。投遞文書者。毋庸先開槍礮。即著委員接收。呈馳呈進。候旨遵辦。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琦善馳遞。嘆夷照會公文。及札覆該督字據等件。朕詳加披閱。文內所求。昭雪冤抑一節。自應逐加訪察。處處得實。方足以折服其心。發去諭旨一道。該督接奉後。惟當悉心籌度。明白曉諭。俾該夷等咸知天朝大公至正。無稍回護。庶不敢藉口申冤。狡馬思逞也。儻該夷仍求割讓海島。以為該國

貿易之地著諭以天朝與各國通商本係格外施恩但能恭順概不拒絕茲因嚴禁鴉片該國不肯具結是以降旨不與通市該夷既欲照常貿易自宜前赴廣東叩關陳懇何得擅駕多船徑赴定海占據城池況海舶往來均在粵海斷不能另闢一境致壞成規至洋行倒歇拖欠銀兩一節著諭以彼此通商原係兩相情願所有欠項亦應自為清理朝廷何能過問儻欲催討煙價著諭以當日呈繳之煙原係違禁之件早經眼同燒燬既已呈繳於前即不得索價於後至所請欽差大臣親赴彼船面會定議自來無此體制斷不可行以上各條大意如此至如何隨機應變斟酌萬安全在該督體察情形妥為辦理經此次宣

諭之後該夷等如何登答即著由驛馳奏

又

諭昨據琦善將英夷所遞照會公文等件由驛馳奏朕已閱悉著該督諭以該夷所遞公文已經代為陳奏大皇帝統馭寰瀛薄海內外無不一視同仁凡外藩之來中國貿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懲辦上年林則徐等查禁煙土未能仰體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朦措置失當茲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聞必當逐細查明重治其罪現已派欽差大臣馳至廣東秉公查辦定能代申冤抑該統帥懿律等著即返棹南還聽候辦理可也該督接奉此旨即著明白曉諭知之至將來欽差至廣東

查辦即派琦善前往。俟此間辦有頭緒。該督奉到諭旨。即馳驛來京請訓。

壬子兩廣總督林則徐廣東巡撫怡良奏竊照廣東省節次拏獲鴉片。截至本年二月以前。疊經臣等會核具奏在案。惟嘆夷貿易雖斷。而其船未盡回帆。總因帶土圍銷。不肯甘心輕棄。又見稽查嚴緊。轉思減價招徠。奸民見利而趨。慙不畏死。其出洋向買者。每於夜深時。從偏僻小港。乘潮往返。遮掩混藏。變幻百出。屢經偵拏。控獲始破其奸。而吸食之藏於密室深房者。亦復不勝枚舉。廣東流毒之久。陷溺之深。實不啻什伯於他省。言之倍堪憤恨。計惟乘此尚



未滿限之時併力嚴拏有犯必獲有獲必辦庶幾辟以止  
辟漸絕根株

硃批外而斷絕通商並未斷絕內而查拏犯法亦不能淨無非空  
言搪塞不但終無實濟反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懣看汝  
以何詞對朕也

林則徐怡良又奏。嘆夷兵船先後到粵。內有數船復出老  
萬山。俱經巨等將來去情形隨時奏報。並因該夷寫有漢  
字說帖。妄稱欲沮內地行舟。及該國王遣令前往中國海  
境奏明等語。又經照錄夷帖恭呈

御覽在案。茲查六月初十日前後該嘆夷兵船內有七隻及車輪

船二隻。又陸續開出老萬山。揚帆遠去。而日內據報復到有兵船三隻。統計現在共有夷船十隻。雖仍散泊外洋。而間有一二船。乘潮駛至相距虎門五十餘里之校椅沙一帶。遇見內地出人之鹽船商船。即潛遣三板攏近。探詢官兵消息。迨內地各船駛近口門。則又不敢追問。蓋夷船所恃專在外洋空曠之處。其船尚可轉掉自如。若使竟進口內。直是魚游釜底。立可就擒。剿辦正有把握。而彼亦揣摩已久。深悉情形。不敢冒死輕入。每日東飄西泊。莫定行蹤。夜更游奕不停。深恐我兵復用火船潛往燒燬。揣其狡獪伎倆。無非挾制通商。勢不得不示以兵威。此時水陸各要隘。

志已周防一切制勝機宜均與水師提臣關天培密為商定因現值南風盛發師船出口係向南行尚須加意慎重一得可乘之隙即當整隊放出外洋大張捷伐臣等相機籌辦總求計出萬全不許將備弁兵籍口遷延亦不敢任其孟浪至民間習見夷情虛矯仍俱靜謐如常堪以仰紓

宸注

殊批覽

革職留任浙江巡撫烏爾恭額奏查浙省濱海各口鎮海而外近省之乍浦亦關緊要必須預籌防堵臣等以乍浦營額設水師兵四百九十名又防汛陸路兵一百三十六

名恐不敷用。先經札飭文武撥兵練勇協力堵禦。旋據該管道府廳縣雇募鄉勇一千五百名。籌撥塘兵一百名。嘉興協添撥兵丁三百五十名。前赴乍浦一帶防守。於六月二十八日。據署嘉興府于尚齡等稟報。二十四日未刻。見有夷船一隻。直逼乍浦海口。該文武督率兵勇堵逐。經乍浦副都統長喜。令放槍礮。該夷匪亦放礮抵敵。打及滿漢兵丁。併義勇十餘人。或傷或死。該夷船於戌初揚帆駛去。等情。並於二十九日。接准乍浦副都統長喜咨請添兵。杭州將軍奇明保咨明帶兵赴乍浦剿辦等因前來。臣等伏查該夷匪竄入乍浦海口。膽敢肆此猖獗。實堪髮指。惟查

該處口岸多係板沙淺水。我兵據要守禦。該夷匪即難攏近登陸。臣等現又添派湖州協副將陳述祖帶兵一百五十名。太湖營遊擊洪應遠帶兵三百五十名。馳赴乍浦協防。統計兵勇已有三十餘名。加以乍浦駐防重兵。兼有將軍副都統副將等官。在彼調度統帶。即或夷匪再至。有此兵勇。妥加防範。似可不致疏虞。

硃批覽

癸丑革職留任浙江巡撫烏爾恭額革職留任浙江提督祝廷彪奏竊。臣等於本年七月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烏爾恭額等奏。探明夷船加增情形。並經理軍需各一摺。所稱該夷依城為穴。重兵把守。自應俟其勢窮力竭。再出奇兵制勝。切不可輕舉妄動。致有疏虞。該撫等此時惟有嚴密防範。一切軍火器械。迅即飭員趕緊籌備。毋得貽誤等因。欽此。臣等伏查浙江省之温州。台州。甯波。紹興。杭州。嘉興等府屬。俱濱海洋。南北延袤二千餘里。口岸甚多。而惟甯波府屬之鎮海口。最關緊要。緣此口水深且遠。緊接內河。由甯波府城直抵紹興府屬之蕭山。西渡錢江。即屬省城。其間五百餘里。一帶平行。毫無關隘。全仗鎮海口門之招寶金雞兩山對峙。鈐鎖。直同天險。臣等相度形勢。當在兩山各屯重兵。

把守。臣祝廷彪即住招寶山頂。晝夜巡查。進口則塞以沈船。沮以木椿。岸上又聯絡紫營。外築土壘。內豎木城。安設大礮。其提標鎮海舟師。即在口內攔江渡排列。有衢州鎮。臣郭洪升。同前升定海鎮。丁憂總兵葛雲飛。分段駐紮。以防不測。而鎮海縣城之東。近附招寶山。不過一里。城北有塘。緊臨內洋。該夷三板小舟。可以偷泊。城中設有糧臺。藏有軍火。尤宜慎重。臣等於城上滿布兵丁。同紳士團練鄉勇。瞭望防守。臣烏爾恭額與升任處州鎮。臣高明德。日夜巡城。不使稍懈。其次。則為嘉興府屬之乍浦。前後調兵練勇。及本汛兵丁。計有三千餘名。加以乍浦駐防重兵。兼有

將軍都統並副將等官。在彼調度統帶。可無他慮。温州惟玉環廳孤懸海外。該同知朱煊募鄉勇三千五百五十餘名。分布各口。臣等又撥兵二百名。前往協防。並改撥兵三百五十名。留守府城。台州以海門為通洋隘口。已釘木椿。並改撥兵二百名。協同防堵。甯波府屬之穿山。象山。石浦等處。與定海逼近。共撥兵一千二百名。分防守禦。紹興府屬各縣。通海者多。港口叢雜。各練鄉勇。與兵固守。惟蕭山之龍虎二山。斜對海甯之尖山海口。外為米船渡。巨舟可到。已撥兵安礮練勇保衛。杭州省城近臨錢江。以海甯州之鳳凰山為通洋門戶。現已安設大礮六位。撥兵三百餘



名瞭望堵禦。此外瀕海次要各屬亦俱添兵募勇。聲勢極為聯絡。其出入口岸處處封禁。以杜接濟。此近日飭屬各守要隘之實在情形也。至於藥鉛軍器。且烏爾恭額業已咨借江西安徽兩省。並飭軍需局撥銀製造添補。又於碾動倉穀之外。採買米石。以濟兵糈。仍提藩庫銀兩酌給各處兵餉。其鎮海之糧餉軍火。先飭貯收甯波府城。俟有應用。隨時提取。不致短絀。此又近日籌辦軍需之實在情形也。至定海夷情。且等連日遣人往探。其船仍在衙頭一帶蟻聚。城內城外到處防閑。較前更密。大頭目名為伯麥次。則義律布耳利兩人。近聞有一頭目已遭戕誅。甚屬秘密。

尚未探有確名。其夷船在外游奕者。南至石浦。北至乍浦。其意恐我兵往剿。故作遊兵。分頭潛探。未敢近岸。即駛至鎮海洋面。旋停旋去。相離較遠。亦不敢近逼。儻此後或來窺伺。臣等自當慍遵。

訓示於擊退後。不令入洋窮追。使之無隙可乘。總俟督臣邵廷楨提臣余步雲到鎮後。再行會商痛剿。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暎夷占據定海縣城。當經降旨頒給欽差大臣關防。令伊里布帶兵馳往剿辦。此時計已抵浙。本日據烏爾恭額奏稱。探明該夷船仍在衙頭一帶蟻聚。城內城外到處防閑。較前更密。其大頭目名為伯麥。次則義律。布耳利。兩人近聞

有一頭目已遭冥誅甚屬秘密尚未探有確名其夷船在外游奕者南至石浦北至乍浦分頭潛探未敢近岸即駛至鎮海洋面旋停旋去亦不敢近逼口岸等語著伊里布察看情形相機剿辦其定海城內文武官員究竟如何下落兵丁傷斃者究有若干城內外居民是否逃散抑有被戕情事已遭冥誅之頭目究係何人並著詳細查明據實具奏

又

諭昨經降旨命琦善妥辦事宜該督接奉後諒已遵辦現據烏爾恭額奏探明定海夷船仍然蟻聚該夷於城內城外到處防閑較前更密等語已降旨命伊里布察看情形相機籌辦所有昨

諭琦善辦理之處。著該督隨機應變。上不可以失國體。下不可以開邊釁。總期辦理妥善。毋負重任。朕有厚望。

甲寅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日欽奉

諭旨。敕令遴派帶兵大員。並選水師數千。預備調遣等因。欽此。經

日選兵二千名。派令蘇松鎮總兵田松林統領候調。恭摺

覆奏在案。伏查暎逆以海外小夷。逞兇內犯。率其醜類。據

我城池。凡在臣民。無不同深憤嫉。臣仰蒙

恩選。昇任兩江。當此逆寇近在鄰疆。分應親督援軍。馳赴攻剿。無如  
江省久享承平。人不習戰。在陸路各營。已不免於頹廢。至

於水師則額數既少。兵技尤疏。更不如陸路之猶可將就。選用。臣前任浙江藩臬。即知該省水師已欠精練。今至江南。細加體察。其寡弱更甚浙江。故自到任以來。頻以訓練巡防。向各鎮將。惇惇告誡。及催濬竣事。即親至各營。陳師校閱。一則期水陸各將士。共知震懾。不敢仍事怠荒。一則欲親閱情形。逐一從嚴整頓。乃行至蘇州。即聞夷船在浙遊奕。其時尚不知定海失守之事。臣因恐該夷竄入江境。水師不能抵禦。即馳至海口。集兵防堵。非日之敢涉張皇。實緣江省積弱已久。非此不能激揚士氣。綏輯衆心。故也。該夷現將定海縣城。據為巢穴。其餘各隘口。亦皆分守甚

嚴且夷兵日益增添數至七八千人蓋其意明知

天討即加罪難稍逭故益兵守險懷抵死抗拒之心查該夷在粵貿易向本桀驁不馴今因見挫於粵突入浙洋肆其狂悖若非大加剿戮使之創鉅痛深不足以彰捷伐且恐其不知儆畏此後一乘風便時入鷓張亦非綏靖海疆之道惟是該夷罪知必死人眾一心其勢殊非小弱且其船隻之高大堅厚礮械之猛烈便利破之尤非易易非厚集勁兵亦恐難以制勝臣昨准浙江撫臣咨會知已奏懇

欽派閩廣水師赴浙會剿蓋以該二省水師素稱精銳遠勝江浙故有此請現已仰荷

天恩特命福建提臣余步雲酌帶弁兵前往剿辦。未識該提督帶往若干。是否水師。且粵省水師較閩省尤為勇敢。又為喫逆素所畏懼。用之更為得加。該夷現正屯聚一隅。若以閩廣之師攻其前。江浙之師繼其後。使強者為弱者之倡。弱者為強者之援。四面雲集。剋期進剿。自不難殄滅。么膺克復城邑。臣受

恩深重。不揣冒昧。據實密陳。仰懇

皇上俯允浙省所請。

敕下兩廣督臣林則徐。速派大員。多帶水師。赴浙會剿。福建提臣余步雲。如帶兵較少。並懇

敕令閩浙督臣鄧廷楨續派水師與粵省協力合攻。日俟接有該  
二省遣兵之信。亦將選備之兵。飭令田松林統領馳往。以  
備應援。

硃批。浙江情形。雖然若是。而閩粵又不關緊要乎。且徵調非旦夕  
可至。若耽延既久。逆夷返棹。是徒勞兵力。或逆夷探知。捨浙而  
閩。而粵該省事同一律。又必請援。豈非終無一成。罷於奔命。成  
何體也。

伊里布奏竊。於本年七月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  
七月初九日奉。

上諭。伊里布著頒給欵差大臣關防。馳驛前往浙江。查辦事件。兩



江總督及鹽政印務著裕謀兼署同日奉

上諭浙江定海縣逆夷滋事烏爾恭額辦理不善已降旨革職令隨營効力復因閩省亦當喫緊鄧廷楨未便遠離本日明降諭旨頒給伊里布欽差大臣關防著馳驛前往浙江查辦事件矣該督接奉此旨即行馳赴宵波察看情形再定進剿江蘇省水陸將備如有得力者准其帶往差遣務須好謀而成以副朕望

各等因欽此伏念才材識庸愚未嫻韜畧仰蒙

皇上委茲重寄並荷

諄諄誥誡

指示先機聞

命之餘。莫名感悚。查該夷自攻陷定海以後。船隻日增。人數日眾。分撥險要。以抗我師。誠如

聖諭。必須厚集兵力。好謀而成。方克制勝。於奉

旨之日。即自寶山縣起程。馳驛前往浙省。俟到浙之後。體察情形。與福建提臣余步雲熟籌良策。督師進剿。總期摧除醜虜。克復城池。仰酬

簡任。至江省水陸將備。現多派赴各海口防堵。一時難以撤動。且帶往之員。尤須才具明幹。方足以資任使。查有狼山鎮總兵謝朝恩。京口協副將林明瑞。曾經出師。熟悉行陣。平望營都司曾得勝。人亦勇敢。委用可期。得加現已札飭該鎮等

徑行赴浙。另又派帶備弁數員。並帶署鎮江府知府黃冕。卸署金匱縣知縣試用通判孫逢堯及佐雜三員。隨往差委。以收指臂之助。至江省前調防堵各兵。不日即可齊集。才已將守禦事宜。告知兼署督臣裕謙相機酌辦。以靖海疆。

伊里布又奏再等前經遵

旨。揀選水師二十名。飭令蘇松鎮總兵田松林統領候調。恭摺奏明在案。今等奉

命赴浙查辦。所有前備之江省水師。或竟調往協剿。或令遷為應援。俟等到浙。復查看情形。再行分別辦理。惟江浙水師不

如閩廣之精練。孝前曾據實密陳。請

旨飭下閩廣各督。派員帶兵赴浙會剿。現已仰蒙

聖主飭令閩浙督。鄧廷楨。派師前往。惟粵師更強於閩。可否仰  
乞

天恩。再敕兩廣督。林則徐。速即多派水師。航海至浙。會同攻剿。  
俾兵威更振。易於殲除。至戰勝克敵。全在將領得人。孝聞  
得福建金門鎮總兵。賈振彪。熟悉洋情。諳習行陣。為水師  
中出色之員。當此用武之際。合無併懇

飭令閩浙督。速飭該鎮。馳赴浙省。交。孝差遣委用。以期得力。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奏。密陳江浙水師情形。請旨飭令

閩廣督臣遣兵會剿一摺。又據該大臣由驛馳奏起程赴浙。並帶員前往等語。覽奏均悉。現在余步雲已奏報帶兵赴浙。計此時已抵鎮海。該大臣所帶江蘇兵丁暨烏爾恭額所調浙江各營兵。併鄧廷楨所撥水勇千名。諒已雲集。不為單弱。至閩廣兩省海口。隨在皆關緊要。若分兵赴浙。不獨鞭長莫及。且恐顧此失彼。未能計出萬全。總之行軍之道。謀畧為先。紀律之師。以一堂百。該大臣老成持重。必不致銳意見功。或虞挫失。惟嘆夷現據定海。主客之勢既殊。若在洋面接仗。彼轉得用其所長。收復之策。務須通盤籌畫。確有把握。謀定後戰。如何布置之處。奏明後再行進剿。至所請隨帶文武各員。署鎮江府知府黃冕卸署。

金匱縣試用通判孫逢堯及佐雜三員。並狼山鎮總兵謝朝恩。京口協副將林明瑞。平望營都司曾得勝。俱著准其帶往。又另片奏請敕福建金門鎮總兵竇振彪馳赴浙省。交該大臣差遣委用之處。已諭知鄧廷楨檄調前來矣。

又

諭。本日據伊里布奏福建金門鎮總兵竇振彪熟悉洋面情形。請飭調赴浙差遣委用等語。著鄧廷楨即飭該總兵速赴鎮海。交伊里布差遣。所有金門鎮總兵印務著即派員署理。

乙卯大學士直隸總督琦善奏竊臣於本月二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一道密

旨一道均經欽遵跪聆。惟臣於本月二十日遵

旨取到該夷二次所呈字據。繕摺進呈。並將該夷聲稱欲暫往他

處納涼。俟遲數日。再回天津各緣由。附片具奏。後臣隨逐

日差弁前往查探。二十一日。該夷船尚未移動。二十二日。

已止。存有。三隻。二十三。日。據探各夷船業已全行起碇。臣

查該夷既經遠道而來。必不肯遽行旋回。此去自係前往

永平山海關暨奉天省等處窺探。似當仍回天津聽候。

諭旨。日前以節次派員前往接收該夷字據。暨送給食物。屢與該

夷晤面。漸近習熟。並以該夷停船之所。尚在攔江沙四五

十里以外相距礮臺。共計百里之遙。當日不及往返。隨授  
意去員。竟夜在該夷船中設法誘探。旋據通事私相吐露。  
據稱自廣東省封港後。該夷因所載各貨。已出有資本販  
運。難以回國。是以均在外洋游奕。而正經商人所帶羽毛  
哆呢等物。經年海氣薰蒸。更復全行腐變。賠累不支。旋歸  
愈難。是以各處尋覓馬頭。鋌而走險等語。該去員即答以  
既欲乞

恩。求通貿易。何不早來妥商。乃於前赴定海滋事之後。始行來此。  
大失恭順之理。即臣代行轉奏。亦多為難。該夷始則力辯。  
其無繼。又密為探聽定海之事。曾否達之。



天聽併詢以是否。臣所與知。窺其詞色。似有愧悔之心。現在欽奉恩旨。該夷自必益加欽感。惟前此先據通事微露一言。懿律係屬協同掌兵之人。其為首者。現在定海。旋又據該夷諱言不承。至義律則據直承認。久居廣東。即前被該省窘辱之人。連次差弁前往。皆義律答語之時居多。是該夷之前來各省滋擾。且知內地之事甚詳。其為漢奸指示導引。固不待言。而義律在粵已久。諸事熟悉。一切主謀。自皆由其所出。此時似先須折服義律之心。其次則漸可疏通。且夷情最為猶豫。若遽令其旋回。尚恐其懷疑不從。惟現在既由臣接其字據代奏。即由臣傳。

旨曉諭或尚可冀其取信。且惟待其回至天津後遵

旨隨機應變。詳細開導令其返棹南旋。

硃批所奏詳悉。另有旨諭。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奏。夷船現已他往。並派員探問情形。一摺。所奏詳細披覽俱悉。該夷狡獪異常。此時起碇他往。難保不赴山海關及奉天省等處。昨已降旨飭令耆英裕泰等嚴密防範。並諭令設法堵禦。不准與之接仗。諒無他虞。惟該夷意圖貿易。又恐貨物微變。難以回國。正可乘其貪惡之私。藉用羈縻之法。著琦善照舊嚴密防範。毋稍疏懈。一俟該夷回棹。仍遵前旨。隨機應變。詳細開導。總須折服其心。辦理方為得手也。

丙辰閩浙總督鄧廷楨奏竊臣於本年七月初九日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本日據烏爾恭額等奏定海縣城被倭夷攻破該撫等現駐  
鎮海縣防堵瞭見夷船多隻在笠山以外往來游奕距鎮海不  
過十有餘里現在鎮海官兵止有二十餘名應俟大兵雲集合  
謀攻擊等語著鄧廷楨選派閩省大員帶領舟師星飛赴浙無  
論夷船在於何處即會同浙江水師合兵會剿等因欽此伏查  
浙省兵丁單弱必須設法協濟日前經委募水勇一千名  
或八百名並調閩省陸路官兵五百名赴浙調遣奏

聞在案茲據馬巷通判俞益稟報已募得水勇八百名由晉江縣

羅鑪雇船。交日派委之安平守備陳景嵐管帶。徑由閩洋赴浙。以後尚當續募撥往等情。至臣所調建甯鎮兵丁五百名。亦概令由建甯前赴鎮海。茲提臣余步雲於七月十四日由泉州兼程至省。即日取道福甯。由浙之温州入境。路途較捷。計余步雲抵浙時。閩省兩路兵勇均可先後到齊。聽候調遣。臣仍當飭催委員再行招募水勇。接續撥往。以資接濟。再泉州地方緊要。提臣余步雲赴浙。剿辦逆夷。往返有需時日。茲臣與余步雲面商。查有建甯鎮總兵曹大觀。歷練老成。前經署理提督篆務。堪以飭委代辦。臣於拜摺後。即赴泉州督防海口。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鄧廷楨奏提督統兵赴浙剿辦一摺。覽奏已悉。前有旨令該督馳赴泉州巡防海口。並因臺灣澎湖地方緊要。諭令招募練勇。訓習防堵。計該督此時業已行抵泉州備防矣。此次倭夷沿海游奕。倚恃船堅砲利。廈門雖獲有勝仗。仍須持重謹慎。著鄧廷楨統率將弁認真巡防。遇有夷船駛至。不值在海洋接仗。儘敢進口登岸。即著合擊痛剿。或該夷人呈遞說帖。並無桀驁情形。即派員接收。將原遞之件由驛馳奏。其澎湖備防事宜。著遵照前旨妥為布置。所有福建陸路提督。即著曾大觀代辦。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稿。於本年七月十

八日在江蘇崑山途次接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十二日奉

上諭據鄧廷楨奏稱夷船二十餘隻聚泊港口勢類負隅內地師船恐難驟近必須改造堅實大船多配兵丁礮火間道而進一擁登山等情但泉州商人私信所稱恐未盡確實如果該夷占據定海我兵竭力攻打朕意分兵兩路一路燒燬船隻斷其歸路一路攻復定海聚而殲旃著伊里布於到浙後相機審勢妥為籌辦又奉

上諭此次喫咭喇沿海內犯攻陷定海現已調兵雲集自可即日剪心惟致寇根由傳聞各異究竟啟釁實情未能確切著伊里

布於到浙後。密行查訪。務得確情。據實具奏。各等因。欽此。伏查  
倭逆占據定海情形。前曾專弁至浙訪查。並據各屬先  
後探報。定海城內雖有夷匪占住。而其船隻大半聚於港  
口。餘則分泊各要隘。據險拒守。又另遣數船在各洋面。往  
來游奕窺探。並於我師進剿。必應經由之各島嶼。安設礮  
位。守以夷兵。以為攔截之計。是其所以抗拒我師者。已無  
一不備。我師果能分為兩路。一焚其在港之舟。一殲其在  
城之眾。誠為勝算。然須有間可入。方能分路進兵。竊抵浙  
後。即當相度機宜。熟籌良策。或多設疑兵。以分其眾。或陰  
遣間諜。以敗其謀。或先攻其分據之區。以孤其聲勢。或直

擣其屯聚之處。以潰其腹心。務求計出萬全。不敢稍從輕率。惟是海中決戰。全恃船隻。等素知該夷船極堅大。故一聞警信。即在蘇省。飭屬封備商船數十隻。以俟臨時雇用。現聞浙省亦雇商船。等至浙。詳加察看。各商船堪以應敵。自不必另行造船。致稽時日。儻或尚難合用。亦不得不趕緊添造數隻。俾資攻擊。至該夷內犯之由。傳言不一。果否因燒其鴉片。挾憤而至。抑因絕其貿易。情急而來。必須訪察明確。不但當此用兵之際。一切發謀決策。貴乎知己知彼。且將來何以弭邊釁。何以靖海疆。尤貴深悉夷情。相機酌

辦。等當遵



旨密訪根由據實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奏勦辦逆夷機宜一摺據奏倭夷  
占住定海其船聚於港口分泊要隘據險拒守並於經由各島  
嶼設礮守兵攔截抗拒等語該夷船身堅大槍礮便利若在海  
洋接仗驟難制勝所請趕造船隻之處恐緩不濟急徒勞無功  
著毋庸議現有夷船駛至天津投遞訴冤稟帖已降旨令琦善  
妥為辦理該大臣於抵浙後必須訪察明確謀定後勦斷不可  
急圖收復冒昧輕進該夷人如有呈遞字件即著派員接受將  
原件由驛馳奏

八月庚申

盛京將軍耆英奏。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七日。承准軍機大臣  
字寄。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二日奉

上諭。前因浙江有暎夷滋擾。降旨令沿海將軍督撫等先事豫籌  
巡察防堵。已據直隸。山東。江蘇。各省將備防事宜。陸續奏到。盛  
京為根本重地。朕心尤為慮注。該省港汊。何處可進大船。該省  
洋面。何處最關緊要。著耆英確切查明。先行奏聞。至現在作何  
籌辦。固不可先事張皇。亦不得不豫為準備。以致臨事周章。如  
果夷船駛至盛京。該將軍即督屬堵禦。相機辦理。毋令逞志。欽  
此。伏查奉天洋面。惟旅順口所屬海洋內之城隍島。鐵山  
最關緊要。現已嚴加防堵。至海口內旅順口。雖向不停泊

商船而南來航海各船未有不由該口洋面之鐵山經過是該口為奉天洋面第一要隘故額設水師營官兵以期防守現在熊岳副都統祥厚自四月內前往駐紮其調撥戰船放洋巡哨安設卡倫揀派瞭望官兵均屬得宜足資防堵其餘金州等處海口才體察情形安設礮位酌分三路由省揀派明幹協領等官飭令會同該旗民地方等官嚴加防禦之處業於七月十六日恭摺奏請

聖鑒在案再查各口商船除牛莊所屬沒溝營田莊臺兩處係屬河口向來杉木船可以駕駛直入其島船較大因難進口即不停泊又金州所屬貔子窩蓋州所屬連雲島復州所

屬娘娘宮岫巖所屬大孤山錦州所屬天橋廠宵達所屬  
釣魚臺等處海口因傍岸水淺無論杉木烏船均須去岸  
二三十里外停泊所有貨物皆以小船往來撥運實無港  
汊可進大船但各處海口均關緊要誠如

聖諭威京為根本重地今當海疆不靖苟惟有竭盡心力認真設  
法堵禦以期仰副我

皇上有備無患之至意

辛酉

威京將軍耆英

威京戶部侍郎兼管奉天府府尹惟勤奉天府府尹呈麟奏

竊夷匪在浙滋事等欽遵

諭旨。疊經嚴飭旗民地方官一體防堵。茲於七月二十八日。據派往復州委員驍騎校吉爾哈布。星馳回省面稟。七月二十四日戌刻。在該城海口。見有來船二隻。在八岔溝外洋遊奕。因天色已晚。相去太遠。未能辨認真確。至二十五日清晨。瞭望委係夷船二隻。白色桅蓬。船身較大。在二三十里外洋面遊奕等語。並據復州城守尉宗室榮桂。知州鮑觀堂。亦飛稟前來。查該夷船膽敢潛入奉天洋面。恐其船隻尚不止此數。若防範稍疏。難保不乘虛而入。等語。先期於省城官兵內。挑選精壯兵一千名。今既據報夷船在復

州洋面遊奕。李耆英自應先行帶領官兵四百名。兼程前往復州一帶地方。親身督防。相機辦理。其餘官兵六百名。隨後分為兩隊。揀派協領等帶領。前往各要隘口岸分頭堵防。務使處處有備。以壯聲威。俾令該夷匪聞風知畏。不敢登岸滋擾。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夷船潛入奉天洋面遊奕。帶兵督防一摺。據奏。喚夷來船二隻。在八岔溝外洋遊奕。該將軍帶兵督防等語。覽奏均悉。此次夷船駛至奉天。如情詞恭順。另派小船投遞稟摺等件。該將軍不必遽開槍礮。仍遵前旨。派員接收。將原件由驛馳奏。僅有桀驁情形。斷不准在海洋與之接仗。蓋該夷

之所長在船礮。至舍舟登陸則一無所能。正不妨偃旗息鼓。誘之登岸。督率弁兵奮擊。痛斃使聚而殲旃。乃為上策。該將軍務當謹慎持重。相機妥辦。餘著照所請行。

癸亥。福建陸路提督余步雲奏。竊粵叨蒙

天恩。派赴浙江勦辦夷匪。業經將遵

旨帶兵起程。日期於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十日。恭摺奏報在案。於十四日。馳抵福建省城。接准浙江撫臣烏爾恭額等咨。稱暎逆蟻聚定海。船有三十餘隻。人有七八千之多。如果粵由福建帶有水師來浙勦辦。必經温州黃巖。應即暫行在彼寄碇。先期咨會。以便就近商辦等因。查閩省水師之

兵僅數自衛不能調派赴浙緣由先經督臣鄧廷楨奏明其時浙江撫臣尚未知之至督臣所募泉州水勇一千名係由海道乘船赴浙何日到彼尚難懸揣等心急如焚祇得咨商督臣將前調建甯兵五百名飭令帶兵將弁嚴加管束順道先由衢州陸路赴浙聽候調遣等自應由捷徑福甯温州一路馳赴鎮海軍營等前得定海失守之信與督臣鄧廷楨在泉州反覆密商總宜多調水陸官兵此時造舟不及應購買商賈大船以代之水陸並進水兵攻其船陸兵拔其城城復之時逆夷失所依附且沿邊礮火嚴備使水米無資自必困敗我水陸官兵乘勢追勦不難滅



此朝食。惟慮鄰省水師不能添調。正深焦灼。又於浙閩交界之桐山途次。接據甯波知府邵廷彩來稟。據稱喫夷船隻尚在招寶山內外一帶洋面遊奕窺伺。非水師兵船不能制勝。今浙省雖調有官兵七八千名。均係陸路。不諳水務。稟請多調水兵前往勦辦等語。查該府曾在軍前熟知行伍。所稟自係實在情形。予反復思惟。粵閩洋面雖有夷船乍去乍來。防守本不容易。然以現在情形而論。浙江軍務較為緊急。可否

敕下粵省酌調水兵三千名。派令勇敢大員帶赴浙江會勦。該省即募新兵三千名。俱行給予守糧一例。作為額外新兵。如

有隨赴浙江征勦者仍照額兵之例給予行糧俟軍務告竣其另募新兵有情願歸入水師或歸陸路者均聽其便該省水陸各營一併裁汰老弱即將此項新兵補入額兵之數尚屬容易安置較之雇募水勇每名每日給錢一二百文需費猶為省減至閩省水師現在極形短絀然有頭起撥戍臺灣之兵將次換回可否酌調千名赴浙聽用亦另募新兵以補其額其應給守糧及事竣收補額缺等事均與廣東一律辦理兩省共抽調四千名似此通融抽舊補新則粵閩兩省水師兵數仍然足數無缺而浙江之兵力益厚即可藉以相機攻勦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余步雲奏請調撥兵丁一摺。現在余步雲計應到浙著伊里布詳審情形。悉心商酌。應否調撥之處。具奏請旨。余步雲原摺著鈔給閱看。

閩浙總督鄧廷楨奏竊。臣於本年七月二十日。由福建省城前赴泉州督防海口。二十一日。行次閩縣境之坊口地方。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現在逆夷占據定海。著鄧廷楨攜帶印信。赴鎮海籌辦堵勒事宜。其臺灣府準備事宜。在籍前任提督王得祿最為熟悉。著即飛檄該鎮道與王得祿同心協力。以資保衛等因。欽此。正在帶印起程間。即於二十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昨經降旨。飭令鄧廷楨。余步雲。先後馳赴浙江。剿辦逆夷。本日據鄧廷楨奏。定海被圍情形。並福建廈門。尚須嚴密防堵。前月定海失守。該督此時諒已得信。接奉諭旨。自必兼程前往。惟閩省海口歧出。處處均關緊要。余步雲接奉前旨。諒已帶兵赴浙。陳階平又復賞假醫治。若鄧廷楨再離閩省。恐不足以資彈壓。鄧廷楨著毋庸前往。朕聞福建已革舉人陳姓。綽號不得已。早經逆夷聘往。為之主謀。與總兵張朝發。同鄉夙好。定海未破之前十數日。即投張朝發一帖。導之從逆。如果屬實。深堪痛恨。著鄧廷楨。迅即派員查拏。務獲解交浙江。訊究等因。欽此。查閩省夷船。自六月初五日。在廈門滋擾。經我兵逐退後。至七

月初十日止。並無往來消息。迨至十一日。即據莆田縣稟報。有夷船三隻。十六日據晉江縣稟報。有夷船二隻。十八日據福防同知稟報。有夷船二隻。晉江縣稟報。有夷船二隻。俱在各該縣及近省五虎門外洋。往來遊奕。因防堵嚴密。俱不敢逼近口岸。惟據惠安縣稟報。十五日午刻。有三桅夷船二隻。雙桅夷船三隻。從東北駛至大墜洋面停泊。桅上挂有紅旗。與尋常商船迥異。當即嚴加堵禦。即於十六七等日。先後均向西南開去。旋據晉江縣稟報。十六七等日。先後有夷船三隻。駛至深滬等洋。旋即駛至黑水深洋停泊。遠望尚有二隻。並據該縣稟報。先於十三日。有夷

船十一隻。在深水外洋遊奕。旋即向西南駛去等情。查海  
洋四通八達。各縣所報。是否由浙洋分駛而來。抑由夷埠  
更番而至。求其蹤跡。測度殊難。惟前既構繫於廈門。近又  
得志於定海。陰謀詭計。不可不刻刻戒嚴。且恐膽大奸民。  
暗為勾引。內偵外攘。尤費防閑。茲臣既奉

旨留閩。得以專心辦理。惟有與撫臣督率文武員弁。認真防堵。悉  
意講求。冀盡一分之心。即可少一分之失。至臺灣遠隔重  
洋。聲息不能遽達。乃荷

聖主指示。在籍提督王得祿。最為熟悉。或有應行商酌之處。即飛  
檄該鎮道。與王得祿同心協力。以資保衛等因。仰見

燭照靡遺。曷勝欽感。臣現已檄飭該鎮道。並咨明王得祿。欽遵辦  
理。至福建已革舉人陳姓。如果助夷為逆。實屬罪不容誅。  
惟該犯並無籍貫名字。此時是否隱匿夷船。抑或潛居鄉  
里。必須密查實在蹤跡。設法掩捕。免致聞風遠颺。臣現已  
密派妥員。躡訪兜捕。務期迅速弋獲。解交浙江訊究。以彰  
國憲而懾眾心。

福州將軍保昌。閩浙總督鄧廷楨。福建巡撫吳文鎔。奏。竊  
維礮火為行軍利器。最關緊要。臣鄧廷楨於春間到任後。  
即檢查閩省存貯礮位。至大者僅重四千五百斤。用以轟  
擊洋面盜賊。本屬綽然有餘。惟夷人礮猛船堅。實不足以

克敵而制勝。茲際該逆鳴張之候。急應鑄造大礮。以資震懾。當查有在籍告養都司顧德銘。熟諳鑄礮之法。即經委令督標中軍副將富爾遜布。督率該員購買鐵斤。召集夫匠。現俱停妥。擬先鑄八千斤大礮四門。六千斤大礮四門。備用。果能製造如式。再行陸續增益。共成三十二門。分派水陸各鎮收貯。以冀有備無患。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鄧廷楨由驛馳奏。留閩防堵情形一摺。覽奏均悉。該夷船往來游奕。桅挂紅旗。蹤跡詭秘。難保無奸民暗為勾引。著鄧廷楨仍遵前旨。嚴密防範。不必在洋與之接仗。我兵外示鎮靜。以逸待勞。如果登岸。再行勦除。毋庸汲汲圖功。恐



有挫失。是為至要。已革舉人陳妙務。須訪查明確。設法拏獲。以憑究辦。又保昌等另片奏添鑄位等語。著准其趕緊添鑄。以資捍衛。免其報銷。鑄成之後。其施放果否有準。致遠能及若干里。均著遇便詳細據實具奏。

掌貴州道監察御史萬啓心奏竊。臣查喚咭喇夷人。惟以貿易為事。自前明中葉。即常乘艦載碗。扶求通市。近因多帶違禁貨物。

特旨封港。絕其貿易。遂肆狂悖。滋擾海疆。實為罪大惡極。臣聞其在各處。屢投夷書。並刊刻漢字傳播。皆以求和通市為說。蓋夷人本性嗜利。漢奸亦皆海邊無賴趨利之徒。此言是

其實情。至其措詞不順。又藉兵勢要求。蓋由頑悍無知。自謂所執理直。臣伏思帝王之師。聲罪致討。使彼自知其罪。則不關自屈。若夫兵勢利害。尤宜破敵所長。顯敵所短。使敵知所恃者不足恃。以挫其氣。勝於爭強鋒鏑也。況嘆夷挾有漢奸。頗通文字。應請

皇上敕令諸臣撰擬移檄。詞義明顯。曉以情勢。外則答彼來書。內則奪其奸計。似係要著。並非迂謀。謹開具擬議如左。

一粵省封港。宜曉諭令其知像奉

旨也。臣風聞夷人皆謂封港之事。並非大皇帝諭旨。故欲用書自達。求和不知

國家撫馭外藩。從無輕信偏詞。更張成法。上年夷人不肯遵  
令出結。奏明奉

旨封港。此係因夷人不奉

欽差大臣告示特降

諭旨辦理。並非該大臣欺誘爾等。膝蔽

朝廷。

一夷人嗜利。宜曉諭以失利得利。令其自行熟計也。臣風  
聞夷人繳煙。洋商私許給價。後來

欽差大臣不許。因謂我失信。兼不甘虧本。藉此為詞開釁。不知數  
萬箱煙架火燒燬。眾見眾聞。安有用價買來燒燬之理。洋

商欺哄該夷。不妨令夷人指名陳訴。且夷人貿易。倍獲獲利。行之已數十年。此次不給價值。未為虧本。該令夷人自思。若既失買賣。復用兵不已。又將何處得利乎。彼國用兵。豈無廢時失業乎。夷人路險且遠。中國以遠待勞。形勢誰易。誰難。費用誰多。誰少。中國堅壁清野。令該夷不能上岸。縱有利器。於何用之。不出二年。將自困敵。彼國素善算計。必知求息。

一鴉片新例。宜曉諭令其知不能開禁也。向來鴉片禁例。皆係具文。此次雖極嚴密。奸徒意存希冀。猶謂二三年後。其禁必緩。且有藉夷挾制情形。臣夙聞浙省。夷匪上岸。搶

奪茶葉。以煙對換。又出帖招人買煙。此係漢奸誘黨之計。宜嚴切曉諭中外。皆知此事已經嚴禁。務在革絕。無可希圖。海邊違禁偷入。立寘重典。

一夷人所恃者漢奸。宜曉諭令其知不足恃也。臣風聞夷人久通中國。漢人入彼國者甚多。然皆遠遊失利。不能謀食。及盜賊之輩。夷人倚為耳目。宜諭以此等奸徒。生長中國。不顧父母墳墓。惟利是圖。有何可信。將來汝國多留漢奸。習汝器械。即能奪汝土地。教汝欺詐。即能壞汝風俗。天下忘本之人。譬如毒藥蛇蝎。豈能有益。如此曉諭。諄切漢奸。自不為彼所信矣。

一繳煙一節。宜獎其既往。以勸將來也。臣風聞此次夷人滋事。上年廣東所奏義律者。亦在其內。現在蹂躪海疆。斷無許和之理。惟上年具呈繳煙一事。尚屬聽命可嘉。當時措置未善。以致伊得藉口。宜因此網開一面。為

天朝赦宥之端。仍責以自投廣東。遵禁出結。懇求原該大臣奏明辦理。

一茶葉大黃。夷命所繫。宜曉諭令知貿易既絕。此物不能出洋。自當畏懼也。現在浙省。夷匪上岸。搶奪茶葉。則伊國存貯。本非有餘。已可概見。臣請中國茶商至粵者。

諭令該省平照市價。全行收買封貯。俟夷人屈服。照價賞賜該夷。

以為操縱之具。

右臣擬議各條。若移檄該夷。可資採擇。並望

皇上敕下妥議施用。臣又伏思中國太平日久。諸務弛玩。一旦整飭綱紀。嚴除蠹害。外夷內奸。遂致竄起。在無識之徒。不免意存畏蕙。謂不如安靜省事之善。不知

皇上天錫勇智。臣下小心奉法。區區夷匪。原不足慮。況該夷所最習者。粵省洋面。所深恨者。

欽差大臣。然夷船在粵遊奕。經年竟不能進內洋停泊。可見備禦有方。該夷即無能為患。現在各海疆中。嚴防守邊。備藉此修明人才。藉此振刷。奸宄藉此摅剔。法令藉此整頓。實為

國家承平日久。緊要關鍵。料理得法。所益滋多。臣願

皇上堅斷持重。不令浮議得搖。天下幸甚。

諭軍機大臣等。御史萬啓心奏。晚諭喫夷六條。著琦善體察情形。如有可採擇之處。斟酌施行。該夷船隻起碇。他劫。現在有無著落。果否仍回津門。著將實在情形。先行具奏。萬啓心原摺。著鈔給閱看。

甲子。山東巡撫托渾布奏。竊臣前聞喫夷匪船。由東省外洋北駛。於本月十四日。自省起程。馳赴登州府督防。途次。又據登萊道稟報。續有夷船北駛。臣於二十二日。馳抵登州府。查自本月初九初十等日。探見夷船八隻。乘風北駛。



之後惟二十四五日見有夷船一隻自北折回在東省  
臺磯島外洋遊奕此外並無續來船隻現在洋面平靜登  
州府城先經登萊道王鎮督同該府縣等勸諭紳民集資  
捐輸繕修城垣募雇鄉勇並經護登州鎮梁勝灝託本標  
弁兵分派防守沿海居民初聞夷船經過不無驚懼及聞  
臣帶兵親臨咸知守陣有備安堵如常惟北去夷船七隻  
探無蹤跡其抵天津後如何堵禦尚未准直隸督臣咨會  
而東省海疆遼闊各口岸四通八達內無漲沙攔阻外無  
險要可守夷船處處可以闖入臣既慮南船續來復慮北  
船折回東境肆擾抵登後即會督鎮道相度形勢擇要設

防查沿海各屬最要者。惟登屬之榮成縣。三面環海。直連外洋。縣城距海僅止十餘里。為東洋第一衝要。先經臣札飭署文登營副將瑞福酌帶本營兵丁二百名。並由護鎮臣梁勝灝撥調青州壽樂兩營兵二百名。駐劄防守。茲臣帶到省標左右兩營兵四百名。即派署臣標右營遊擊三星保管領馳赴榮成縣。會同瑞福與前到各兵協力防守。次要之地。即係登州府城。近逼海口。其水城即傍海為垣。近城之田橫寨地形高險。居高臨下。窺見府城虛實。尤須添兵分防。除鎮標登中登右各營存城兵丁外。又將臣帶到濟南府城守營兵一百名。臨清高唐兗中兗右四營兵

五百六十名。留於登郡。與鎮標各兵。分布水陸兩城。及近城扼要之田橫寨。城外之天橋。西山各口。分營駐紮。以壯聲勢。又其次要。則文登縣之威海衛。福山縣之之罘島。及膠州之淮子口等處。均為夷船可以闖入之地。現派武定營兵一百二十名。飭署該營遊擊晏世擎帶領。駐守威海衛。派德州營兵一百名。飭該營守備哈興隆帶領。駐守之罘口。派東昌營兵一百二十名。飭該營千總金廷選帶領。駐守淮子口。使與膠州協本營兵丁。俱由該協副將德建統馭。並派委梁山營都司李明祥。隨同協守。其餘距海較遠州縣。均飭各就本汛兵丁。並飭該地方官募雇鄉勇。協

力巡防務使沿海各口岸處處皆有準備。至各屬招募沿海壯勇。先經臣嚴札諄飭實力籌辦。現查登州府城已雇壯勇五百名。附近府城之黃縣亦募雇五百名。臣自黃縣至登沿途察看各壯勇年力尚屬強健。槍矛亦俱整齊。此外各屬亦據報陸續募雇。約計兵丁壯勇不下四五千名。分布沿海要隘。似覺聲勢雄壯。足資捍禦。

托渾布又奏。再臣抵登後。因聞夷船一隻。自北折回。在疊磯島外洋遊奕。該島距登郡水程百數十里。臣以該島雖在外洋。現有居民。恐該夷匪上岸滋擾。飭委水師把總趙得祿帶兵馳往探護。茲據該把總稟稱。該夷匪於本月二

十五日該把總未到以前駕駛小脚船數隻攏近島山有數十人上岸內有口操華音者向該島居民哀告以船上缺乏薪水願出番銀一圓買淡水十擔番銀五圓買牛一隻該島居民有明白曉事者因夷匪上岸並不滋擾且言詞極為恭順當給淡水百餘擔黃牛十餘隻該夷匪如數給銀該居民等恐收受夷匪銀兩情同漁利私通且東省不用番銀留此無益當即擲還該夷匪向眾致謝而去臨行時據稱往天津貿易開船後即向西北大洋駛去現經該把總確探該夷船已無蹤跡等情查該島民等不受夷匪銀兩頗知大義臣現已委員馳往該島撫諭優加獎賞

並以東省似此沿海島嶼尚多一體派委弁兵防護毋使該夷匪上岸蹂躪正在繕摺附奏間適於本月二十六日准直隸督臣咨會該夷船抵天津投遞稟函後旋稱該處天氣炎熱欲暫往他處納涼等語覈其情形顯因在津缺乏薪水不能久留欲往他處購覓故作此掩飾之詞除密飭沿海各屬一體嚴防外理合附片奏

聞

諭軍機大臣等據托渾布奏現抵登州府防堵情形一摺又另片奏夷船一隻在鼉磯島外洋遊奕並駕小船向島民乞買淡水牛隻等情覽奏均悉現在該夷船既向西北大洋駛去難保其

不折回。且恐復有南來船隻。山東省各口岸內無深沙攔阻。外無險要可守。處處可以闖入。該撫已會督該鎮道分兵擇要防守。布置尚為周密。設或夷船再至。竟有桀驁情形。斷不准在海洋與之接仗。蓋該夷所恃者船礮。若舍舟登陸。則其技立窮。不妨偃旗息鼓。誘之登陸。督率兵勇聚而殲旃。該撫務當相度機宜。持以謹慎。是為至要。

丙寅。大學士直隸總督琦善奏竊。臣自喫咭喇夷船起碇。他往後。隨飭各處探訪。旋於七月二十九日。據派往防堵甯河北塘海口副將石生玉等。探得分隸豐潤玉田等縣所屬之澗河黑洋河兩處。各有夷船在彼遊奕。並據查得

相距黑洋河海面二十餘里之黑沿子莊地方並無口門。近岸向皆淤泥。從無船隻駛入。現因大雨連綿。存有漫水。深一二尺。該夷於七月二十三二十七等日。兩次浮駛杉板。持械上岸進村。購備牛羊雞豚等食物。償以番錢。並散給夷書數本。與前次進呈者無異。其村民中有畏怯躲避者。該夷即將其牲畜自行攫取各等情。臣以該夷在彼驚擾。當派千總白含章。乘坐海船迎往告知。業經奉到

諭旨。促令速回聽宣。隨於本月初二日。據各該夷船仍復回至天津。瀾江沙外。臣以行文宣示。未能詳盡。而體制攸關。臣又斷不能前赴彼船。隨約令該領事義律前來聽候。面諭。並



令其不必隨帶兵船。乃始則懿律亦願同來。旋仍託病不行。僅據義律於初四日隨帶十餘人乘坐杉板進口。該夷性質粗豪強悍。兼以言語不通。專賴通事傳述。與言殊不。易易隨經臣多方駕馭。欽遵。

諭旨諭以

大皇帝統馭寰瀛。薄海內外。無不一視同仁。凡外藩之來貿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懲辦。上年

欽差大臣等查禁煙土。未能仰體

大皇帝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勝。措置失當。現已仰蒙

恩准

欽差大臣馳至廣東。逐細查明。重治其罪。定能代申冤抑。該統帥等應即返棹南還。聽候辦理等因。而該夷堅執前遞公文。所呈各條。惟求遂其所請。並據呈閱該夷所謂全權。其式圓而上有斑文。近似印籙。此外復投遞字據二紙。內稱欲臣於該夷所請各條下。為其批允。否則似欲請與開仗。又據將該國王示諭該夷等。先將各處海口。插立木牌。沮止商船出入之條。送臣閱看。臣默思

天威所在。且現已准備。固不難於用武。而天津切近

京畿。凡鹽漕銅船。皆由此來。最為咽喉重地。設使邊釁一開。該夷狡馬思逞。頻相滋擾。致我勞師糜餉。所關匪細。且海

道處處可通。如黑沿子莊並無口門之所。該夷尚能乘坐小船。設法上岸。又安得有如許弁兵。曠日持久。無時無處。不加堵禦。誠恐防不勝防。惟此時適值海口內外。尚有閩廣商船。臣隨諭以此等船隻所載。皆蘇木沙糖。本不願其出入。現因該夷等前來。是以海口有船來往。尋常儘有陸路可行。何必航海冒險。該夷遂不復提插立木牌。阻止商船之言。臣又諭以伊等此來。據稱雪冤乞

恩兩大端。今所訴之冤已奉旨准為昭雪。至於乞

恩之處。試問一經接仗。豈尚能仰邀

曠典准與貿易。利將安在。該夷復求割讓海島。其始意欲占據定海。臣隨遵

旨諭以

天朝與各國通商。本係格外施

恩。但能恭順。概不拒絕。前因嚴禁鴉片。該國不肯具結。是以不與通市。該夷既欲照常貿易。自宜倍加恭順。何得轉思占據。姑無論理。不應讓。該夷亦勢不能占。且如奉

諭。教禁各處海道。商賈概行停止。無人前往購覓。又將從何消售。該夷似以為然。隨又懇於廣東澳門。西洋人現住處所。分與一席之地。俾其攜眷寄居。仍歸

天朝統轄不敢割據。臣覆以向未到過粵省。詢其從前貿易時如何存身。據稱前此係賃西洋人房屋居住。因西洋人時與該夷爭鬪。是以有此請。臣答以西洋夷人住居已久。歷年恭順。不能抽分。該夷又稱粵省沿海地方無人之地居多。不拘何處。請假一隅。俾資棲止。臣詢其所稱無人之處。是否屬隸州縣。據稱均有州縣管轄。並據帶到該國條款。送臣閱看。內稱該國官員來粵。均須尊敬。文移俱用平行。臣諭以從前貿易多年。自有舊章。況通商者亦不止該國一處。據稱該夷前在粵省貿易。所來本止夷商。與各國無異。是以呈遞公文。均用稟帖。凡發給夷商者。均係諭帖。嗣

緣該國商人四散。該國王即派令官員前來。而公文體制尚循其舊。且向由洋行商人接遞。故往往被其把持。據請此後文檄俱用平行。並徑自往還。不由洋行經手。臣先諭以官員亦有大小。豈能無分差等。復據該夷聲稱官職差等。係就我

朝而言。今既來自該國。同為客官等語。臣又諭以彼此通市。原係商與商通。該國即派員前來。然既為貿易而設。亦祇須與商人交涉。

天朝官員。可不過問。本無所用其文檄。該夷因聞。臣有官員可不過問之說。是以於其前呈公文內。所稱洋行倒歇拖欠。

銀兩之處。並未言及。惟於煙價一層。攸執最甚。經臣道  
旨。諭以當日呈繳之煙。本係違禁之件。早經燒燬。至如該夷所稱  
凌辱通勒呈繳之處。皆

飲差大臣等所為。譬之該夷經該國王使令前來。辦事錯誤。又豈  
有著落。該國王賠償之理。並又將定海時事。為之反覆取  
譬。如該處被害之官員兵丁。該夷又豈能起死者而使之  
復生。而該義律堅持不回。據稱前繳之煙。並非由商呈繳。  
實緣義律等被斷淡水食物。因餓無以自存。遂動用該國  
王銀兩。買煙呈案。今義律等須繳還原動銀兩等語。臣以  
此皆尚止義律之言。隨又將以上各情。發給懿律文書。俾

該夷等或再自行詳商。係即於初四日派員持往。茲於初七日。甫據該夷具文登覆。交去員帶回。合將取到該夷回文。暨所呈字據。恭呈

御覽。伏候

訓示遵行。

硃批所辦俱好。可惡在煙價一條。甚費周章也。

琦善又奏。再此次喫咭喇夷船起碇他往後。所有望見該夷船蹤跡者。雖止豐潤玉田之澗河黑洋河兩處。而據委員私相探詢。據稱山海關等處。亦曾去過。帶備工於繪圖之人。隨處繪圖。即天津礮臺一帶情形。亦經繪有圖說。並



給委員閱看。是其說詐之情。已可概見。

諭軍機大臣等。據琦善馳奏。違旨曉諭。喫夷。暨該夷登答情形。一  
指。喫夷船隻。來至天津。以折筮乞恩。兩大端為詞。現在該督遵  
奉前旨。向該夷領事。義律。反覆開導。所辦甚好。惟該夷具文登  
答。則始終以賠償煙價等情。曉曉置辯。鴉片煙本係違禁之物。  
業經燒燬。豈有賠伊原價之理。惟當隨機應變。諭以天朝與各  
國通商。本係大皇帝格外施恩。凡外藩之來貿易者。稍有冤抑。  
無不查明懲辦。上年欽差大臣。未能仰體大皇帝上意。以致辦  
理不善。現已恩准查辦。定當重治其罪。冤抑無難立伸。至煙土  
業經燒燬。斷無賠償之理。且該國往來貿易。所重原在圖利。試

思自我朝恩准通商以來。該國所得利息。不可以數計。如能照常恭順安靜。俟欽差大臣到彼查辦後。或汝國乞恩通商。據情具奏。仰邀恩准。亦未可定。汝等從長計較。所得孰多。該督接奉此旨。即照此向該夷人明白曉諭。令其返棹南還。聽候辦理。儻該夷始終堅執。該督總當相度機宜。妥為措置。至此時堅欲索價。並請減價。分年之說。不過該夷借此尋隙。志在通商。該督到粵後。惟當細加訪察。當日繳煙。究係作何辦理。或即作為該督之意。密諭各洋商。以將來如許通商。不但夷人仍可得利。即該商人等亦可照常貿易。獲益良多。總宜從長計議。毋令該夷有所藉口。方為妥善。